



赤山忠魂

■朱峰

精短小说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1943年11月12日,黑云密布,雷声在头顶炸响。一对被五花大绑的中年男女,拖着沉重的镣铐,一前一后走在湖熟城岗头的街巷里。

男子一条腿断了,伤痕累累的脚在地上拖着。女子满脸血污,边走边喃喃:“小圆子,我的小圆子啊……”

小圆子是陶和寿的乳名,寓意团圆吉祥。他生于中秋节,父亲便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那年,陶和寿的父母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之下。那年,陶和寿的父亲陶家齐53岁,母亲朱维珍37岁,而他仅有1岁。

—

陶家齐,1890年3月2日生于湖熟姚乐后街的一个富商家庭。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外邦侵华,民不聊生。爷爷给他取名为寄尘,意为生逢乱世,人生如寄,只求如尘如埃,苟活于世。

1905年,陶寄尘15岁,一袭长衫,眉目清秀,难掩英气。在父辈的熏陶下,他最崇拜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

这一年,陶寄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陶家齐。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新旧更迭中的中国处于动荡时期,反清活动风起云涌。陶家齐应征入伍,参加光复南京战役,在进军孝陵卫的战斗中与清军搏杀,身负重伤,将将挽回了一条性命。

之后,他在上海钱庄工作。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战火烧向上海。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不得不把妻儿老小送去避难,自己成为国民党19路军中的一员。在宝山之战中,陶家齐的耳朵被日军的炮弹震聋。从此,人们都喊他“陶聋子”。

陶家齐带伤回到故乡江宁湖熟燕丹乡林家庄,与家人团聚。

薪火

■孙佳欣

作家朱峰讲述的革命先烈为信仰牺牲的故事,如洪钟回响在我们的耳畔。身居和平盛世,不忘来路艰辛。跟随作者的讲述,回到那风雨飘摇的年代。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有人毅然投身革命,将使命扛在肩上,于牺牲奉献中坚定信仰,将自己活成一个大写的人。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本版的故事,让人感受到薪火传承的力量。《赤山忠魂》中,陶家齐的子女继承父辈意志,化沉痛为力量,接续为革命作出贡献;《兄弟井》中,班长带着“我”,打通了当年老班长打了一半的井,“百亩岛”变成了“百花岛”;《秘密约定》中,苑鹏松伴随着老班长郭永南的足迹,克服道道难关,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报务员。

李大钊在《青春》中预言:“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后来者,接过前辈精神的火把,将其高高举过头顶。那火焰熊熊,照亮着前路……

本版插图:赵建华 赵瑛鹏 卢倩影
图片制作:陈新阳

长征

第6146期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

18岁那年,我告别母亲,到东南海岛上当兵。

这片海岛巴掌大,在地图上不过是个小圆点。加上边边角角,像老家的耕田,有一百多亩,班上的人都叫它“百亩岛”。

这里一年四季都光秃秃的,是个“兔不拉屎鸟不飞”的地方。

每天除了升国旗,就是枯燥的训练,我感觉自己烦闷得透不过气来。我当兵是因为家里穷,打小没了爹,娘拉扯大我们弟兄仨。我原本想在部队学个驾驶技术,可上岛后,一切愿望都落了空。

我那时唯一的想法是考个军校,赶紧离开这个岛。

班长杨刚大我两岁。他家在豫西韶山脚下,与我老家洛阳相邻,仅有50公里。他带我们这帮新兵开荒,我暗笑他的迂腐。

我们连喝的水,都是从泥池里沉淀出来的。驻岛战士长期饮用,血压会升高,训练时被毒辣辣的太阳一照,有时会晕倒。与我老家甘甜的井泉水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二

班长除了操练时板着一张脸,其他时间都笑眯眯的,好像藏着什么甜蜜的心事。一天晚上,熄灯号响过。我看书累了,尿急。淡淡月光下,一个黑影匆匆闪过——是班长,他扛个锹,往东北方向急走。

等我跟过去,他已掀开一个圆形的薄石头盖子。原来,这家伙在一个人偷偷打井,那些挖出的土石子,被隐藏在远处的海水里。

见瞒不过,班长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以前我也想离开这地方,可老班长说,我要是走了,再来的战友还是难……事在人为,与其想着逃避,不如干件大事。”他指着那井,“这口井老班长打了一半,后来被认为不可能出水就废弃了。可我觉得有戏,就一个人偷偷干,如果出不了水,光我一个人失



兄弟井

■张中杰

望也没啥。”

我心底不知道被什么触动了,说:“班长,也算我一份。”

班长眉毛打了个结,“不用,我一个人足够了。你好好看书,累了来临时搭把手就中。”

从那以后,他挖我挑,干累了我俩坐下来看天。

“班长,你怎么断定这下边有水?”

班长从裤袋里摸出一张纸,用黢黑的手指给我看。那上边经纬度纵横交错,有许多我都没听过的岛名和密密麻麻的数字。“你看,附近30里这个村的水井,还有50里外的这个水井,与咱脚下的可是一道水脉。我就不信他们没有水,咱就不能有了!”他那厚重的大掌拍在我的背上,像是喂我吃了颗定心丸,我也变得笃定,笃定我们总有一天能挖出水来。

这是我俩共同的“秘密”。深夜,我看书累了,就偷偷跑去帮他。我们还为此口井的名字争个不休。

“远亲不如近邻,叫邻居井!”这是班长的粗嗓门。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就叫兄弟井!”这是我的尖嗓子。

有回干累了,我俩坐下喘口气。班长掏出未婚妻的来信,里面有张照片,姑娘留着稍长的刘海,笑眼下面是一对盈盈的酒窝。班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晕:“这是我嫂子小梅,当教师呢,俊不俊?”

我羡慕极了,呆呆地发着愣,忘了回答。

三

第536天时,井下终于见了潮。班长用裂了口子的泥手捧起湿润的土喜极而泣。

我兴奋地从井下站起,却听他大喝:“快躲开!”原来是头顶斜上方一块虎头那么大的石头砸下来了。班长用还带着泥土的手把我推开,自己却被砸倒在地,头上瞬间血流如注。

我撕开临时急救包,却发现他的血怎么止也止不住。

“我不行了,剩下掏井的任务交给你……”班长呼吸急促,他颤抖地摸出随身带着的照片,“回头告诉你嫂子,叫她别哭……”

第二天,“兄弟井”终于出水了。我们集体为班长送别,他很安详,脸上似乎还挂着笑。那天,闪电和雷鸣也赶着来为他送行。狂风掀起巨浪,国旗猎猎作响。

后来,我考上军校,毕业后接替他当了班长。战友们在开荒后的空地种上了各种蔬菜瓜果,还有大片大片的木棉花。“百亩岛”换了新衣,处处生机盎然,被战友们亲切称为“百花岛”。

晚间,刮了一天的风停了。我的耳畔又回响起班长在牺牲之前的嘱咐:“……这口井,就依你的,叫兄弟井吧。”他笑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伫立在井边,我抬头看着满天的繁星,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滴滴滴哒,哒哒滴哒”——“本机位最后一组实训发送完毕,我的岗位工作正常,请你在岗位上继续恪守职责,认真值班。”

天边露出鱼肚白,值守了一夜的报务员苑鹏松揉着干涩的眼睛,带着满身的疲惫,走在通往宿舍的路上。

2011年,苑鹏松光荣入伍,成为一名报务员。初入连队,指导员带他们来到荣誉室参观连队的“传家宝”——一副老式电键和耳麦。

“这是我们连的宝贝。我们的老班长,一等功臣郭永南,当年就是靠它打下了赫赫威名!我希望,你们能传承郭班长的精神意志,用过硬本领再建新功!”指导员的声音传进了苑鹏松的耳朵里,在他的心里激起了不小的浪花。

可训练第一天,苑鹏松如坐针毡。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报务员,必须闯过‘四道关卡’,攻克‘八个课目’,历经千万次键盘和手键敲击,方能成才,走上神圣的机台……这里面听辨训练是关键,要辨识微弱的‘滴哒’信号,确保每一次抄报登记都零失误、零差错;发报训练是关键,要敲击准确的摩尔斯电码,保证每一次发报、沟通都清晰通畅。”听着老兵的讲解,苑鹏松看着自己的右手悄悄叹了口气。

苑鹏松是个“左撇子”,书写的顺序与大家不同,写字的速度也慢。别人用右手换只需要0.3秒,而他用左手却需要0.5秒,300组报文抄写下来,他比别人慢了整整6秒。看着其他战友在训练桌上奋笔疾书,他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滚落。

一个训练周期下来,苑鹏松每次路过荣誉室,都不敢再去那“传家宝”一眼。

一天晚饭后,指导员叫上他一起散步,路灯下两人的影子短了又长。苑鹏松憋了半天,小声地说:“指导员,让你失望了,我感觉我不适合做报务员。”

沉默良久,指导员的声音传来:“还记得咱们连荣誉室里的那件‘传家宝’吗?你看那电键上的漆就是被我们的老班长郭永南生生磨掉的。他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昼夜地训练,手指磨出了血就用纱布缠着继续干,1年的时间用掉了1000多本抄本。即使从全军通信大比武凯旋,第二天他就冲进训练室……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在我们连,没有

的时候,靠变卖家具、字画维持生计。”

郭庄庙、赤山、湖熟一带,作为新四军重要活动区域,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分外激烈。在陶家齐的组织下,湖熟情报站为新四军送去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三

陶家齐常在敌区露面,被日军、汉奸视为眼中钉,他们决定拔除陶家齐这根钉子。

中秋月圆,这天是陶家齐小儿子陶和寿的一周岁生辰。他带着几名队员路过林家庄,决定在家中留宿一夜,陪陪许久未见的妻儿。他们一行9人走在田埂上的脚步声很轻,身后的脚印在月光下清晰可见。走进陶家院子,简单吃了晚饭,他们便早早睡下——黎明前他们就要离开,不能让人发现。

可一行人还是被暗伏在林家庄的邻村汉奸尹延福和尹士富发现了。为了领到赏钱,他们一人悄悄向湖熟附近的日伪军报信,另一个则守在村口。日军闻讯赶到,封锁了水路,陶家的院子也被团团围住。

那一夜,村里村外的狗吠个不停,长子陶和庆与老二陶和麟睡得不踏实,似乎预感到危险已经逼近。二人决定起床叫醒警卫员许海清,一起到外面察看。刚到门外,就看到了日本兵,陶和庆扭头向着房间方向大喊:“快跑!”

可一切都迟了。陶和庆和许海清一头奔向河边,准备从水路脱身。鬼子冲进屋,逮捕了陶家齐夫妇及通信员尹贵生、情报员戴如高。埋伏在水边的鬼子,在全村搜捕陶和庆并开始放火烧房。火光下,陶家齐看见鬼子抓捕了一名小通信员,厉声说:“这个小娃娃是邻人家的放牛娃,我们家人全在这儿,抓我们就是!”鬼子这才把小通信员放走。

二子陶和麟从河中逃脱,被一条路过的渔船救下。

妻子朱维珍听到外面响动,慌乱中把小儿子陶和寿藏在厨房的柴草堆里。侥幸活下来的小通信员在日本兵走

后,返身发疯似地往回赶。他老远就看到熊熊烈火,听到婴儿惨烈的哭声——那是小圆子在哭……他跳进火海救出陶家最小的儿子,奔向河边,正好河边有村民放着的木盆,他便把婴儿放入木盆,顺水流向对岸的村庄。

那日,陶家齐夫妻俩和46团警卫员许海清,16旅谍报员戴如高、区大队通信员尹贵生全部被捕,许、戴、尹3位年轻人在押送路上被杀。鬼子把陶家齐夫妇押往日军溧水总部,用上了所有刑具,但夫妇二人誓死不屈。

3个月后,鬼子在他们嘴里无法逼问出一个字,于是起了杀心……

四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筹备党史展览过程中,雨花台干部学院副院长陈俊峰不经意间翻到一本泛黄的日记,封面上的“家齐”二字如陶家齐其人一般端正肃穆。

这本日记共79页,陶家齐除了记录自己在1938年2月到5月间在江宁县湖熟的日常生活外,还记录了侵华日军的种种恶行。字字泣血,可见记录者无比悲愤的心情。日记到当年5月5日停止。这79篇日记中,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饱含了陶家齐对家国同胞的一片丹心。

每年的11月12日,是陶家父母的忌日。在孩子们的睡梦中,无数次梦见那把锃亮的军刀,刺向父母的脖颈,鲜血染红了熟透的土地。在5个子女的心中,父母从未离开,他们在墙上的相框里,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来,陶家的5个子女中,一人参加新四军,两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陶家后人一次次在家乡大地上寻找着父母曾经的足迹,可岁月无声,只剩从历史深处吹来的浩荡的风。那风似嘹亮的哨声,像是悲壮的号角,响彻赤山脚下的大地。

常胜将军,每个人都在奋起直追,都在用汗水刷新自己的纪录。”操场上的士兵被指导员的大嗓门镇住,纷纷朝这边看来,指导员缓和了语气:“一等功臣尚且如此,成功没有轻而易举的,穿上这身军装,就要把看家本领练过硬。”

天上的月从浓云里跳了出来,照得操场一片亮堂。“一、二、三、四!”不远处田径场上如雷的呼喊声和指导员铿锵的话语让苑鹏松站在原地,怔忡许久。

那天,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漂浮在无垠的海上,手中握着一支笔。海浪翻涌又落下,他随着浪花起起伏伏,心里不间断地念着:“6秒,差了整整6秒!”突然,他见前方岸上有个东西,定睛一看,竟是本应该在连队荣誉室里的

菜……苑鹏松把日常所有习惯用左手来完成的事情全都换成右手,每天雷打不动地用右手练习某课目,完不成就不换手型。刚开始,手上的水泡长了又破,破了又长,他缠上创口贴继续训练。每当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他就到荣誉室里看看那副“传家宝”,想想郭老班长数十年如一日刻苦训练,心底再次涌起的浪花便又驱散了他的疲惫。

终于,苑鹏松右手发报的速度越来越快,换行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0.1秒。战友向他请教训练经验,他挥着自己仍缠着创口贴的右手,笑得意气风发:“没什么捷径,就两个字,苦练!”

在他的带领下,连队多次在比武中获得佳绩,他也先后被场站评为“四有”



秘密约定

■傅琳 范世民

“传家宝”,那副老旧的电键和耳麦虽褪了漆,却见证着老班长军旅生涯的荣光。不知哪里来的力气,苑鹏松挣扎着向前游去,浪花还在翻涌,他在其中破浪前行。终于,当他费力触到那“传家宝”时,他大吼出来:“我要成为像老班长那样的报务员!我可以!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海水浸湿了他的眼睛,他竟流下泪来。

那之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天天还没亮,他早早起床,开始背诵摩尔斯电码;为了克服左手收发报的弊端,他开始强化右手力量,在兜里时刻装着握力器,训练间隙练习右手握力;右手手腕灵活性不够,他就练习甩手,吃饭的时候也尽量使用右手夹

优秀士兵、“优秀共产党员”、东部战区空军“强军工匠”。指导员看在眼里乐在心头,给新兵上课时常提到苑鹏松,“谁能想到,连里出了名的精兵,之前竟想当‘逃兵’呢……”

朝霞初露,静谧的营区内已有战友早起训练的身影。苑鹏松看着“迅速、准确、保密、畅通”几个大字,耳中回荡着当过兵的父亲在他儿时常说的:“好男儿就要去军营建功立业!”“爸,我做到了……”低声的呢喃很快被拂晓的冷风吹散。苑鹏松整了整着装,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经过荣誉室时,他冲“传家宝”点头示意——他还要乘风破浪,突破自我。这是他和郭老班长的秘密约定。